青少年军事博览·新中国大将卷
之六

开国大将萧劲光

主 编　李庆山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委会

主　任 崔立学

副主任 刘凤禄　李庆山　呼延南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振发　刘红松　安凤景　李锦轩

陈仁礼　宫玉振　黄培义　梁晓秋

撰写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萍　尹　斌　许　伟　左昌远

刘清华　刘　庆　安凤景　宋小军

汪徐和　李　新　宫玉振　梁月槐



目　录

出生于苦难人家 1
“书憨子”..... 4
赴苏留学 6
第一次学军事 12
23岁的中将师党代表 17
一段革命姻缘 24
改造起义部队 31
蒙冤屈 34
长征中的上干队队长 39
留守司令 41
千里固河防 48
“御林军”教头 60
打退顽军进攻 76



“朝廷命官”..... 81
打破封锁 90
奔赴东北 98
第一指挥所司令员 103
痛击“小诸葛”..... 115
“旱鸭子”海军司令 126
呕心沥血建海军 129
巩固新中国海防 140
指挥出色的“八六”海战 146
排除干扰抓海军建设 164
到朱老总家作客 166
留给海军的遗产 171
主要参考书目 175
附：阅读测试题 178



出生于苦难人家

公元1903年1月4日，萧劲光出生于湖南长沙岳麓山群峦之一的天马山东边的赵洲港。

萧劲光原名叫萧玉成，从出生之日起便踏上了一条苦难、曲折、坎坷的路。

他记不得父亲的容颜，两岁时，父亲便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他只是偶尔听到长辈们提及父亲时唤他作“萧十二”，也不知父亲何以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唯一能和父亲这两个字相联系的，是那架静静地躺在茅屋角上的织布机。听母亲说，他们的祖籍在乡下，祖父和父亲都是以纺织为生，成年累月地背着简单的纺织工具，走村串户，替人家纺纱织布。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虽是能工巧匠，却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为了谋生糊口，也为了躲避战乱，祖辈四处奔波，最后流落到了岳麓山下。

萧玉成的母亲姓傅，原是橘子洲北傅家洲人。有一年夏天暴雨成灾，湘江洪水暴涨，漫过江堤淹没了傅家洲，孤苦的傅家女子举目无亲，便投奔了赵洲港，给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户周姓人家做了养女，后来便与萧玉成的父亲结为夫妻。她高挑的个头，白皙的皮肤，虽算不上漂亮，却以善良、沉静、通达、识体闻名于乡里，有很好的人缘。父亲死后，36岁的母亲便挑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他上有三个哥哥，大哥萧玉林，二哥萧厚成，三哥萧容华，还有两个唤作春妹子、细妹子的姐姐。他最小，乳名唤作满哥。

为了抚养6个未成年的孩子，贤良能干的母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租了一块产权归庙主所有的社地，盖起了三间茅草房，种下几棵桔子树，又开出几畦菜地，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勉强渡日。三个生来本分憨厚的哥哥，每天结伴上山砍柴，然后背着柴去江东集市上卖钱换米，两个姐姐心灵手巧，学会了湘绣，帮有钱人家绣花赚得几个钱补贴家用，一家人终年辛劳。

萧劲光记得很清楚，他刚懂事那年的一个黄昏，母亲拉着他在茅屋前的大树下等着去江东卖柴的哥哥们回来。锅中的水已经烧开了好几次，就等着哥哥们换回的米下锅了。但是，通往渡口的小路总是不见哥哥们的身影，母亲焦急得坐立不安。掌灯时分，哥哥们回来了，但手中的米袋却是空的。

“伢子，出了啥子事？……没卖得了柴？”母亲轻声问



道，她知道孩子们一定遇到了难处。

“上山砍柴碰到了和尚，把柴给收走了。”大哥怕母亲伤心，故意装作随便的样子扯了个谎。

萧玉成看见，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滚落下来。

二哥也许看出了母亲的心事，急忙说了老实话：“我们去集上卖柴，碰上几个当兵的不讲理，硬是抢走了柴。那些当兵的可凶了，捆得我手腕子现在还疼呢。”

三哥年纪小一些，见了母亲，就拉着她说：“娘，我们一天没吃东西了，我肚子饿。”

母亲抚摸着自己的孩子，一言不发，默默地拿起瓷钵子，到邻居家借来米，为饿了一天的孩子们做饭……

类似这样的情形有多少次，萧劲光记不清了。脑海中铭刻下深刻记忆的，只有母亲那慈祥的面容。1924年他从苏联回到家乡，向组织报到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看望母亲。他没有想到，他日夜思念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刚刚去世。他长跪在母亲还未入葬的棺柩前失声痛哭。作为一个儿子，他没有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没能为母亲尽孝送终，成为他遗恨终身的一件憾事。



“书憨子”

辛亥革命前后，他大哥在一家饭馆学徒出师当了厨师，家中的生活有了些转机。在一个初秋的夜晚，他听见母亲和大哥在里屋商量着什么。

“老大，满伢子不小了，是不是送他去读点书？”母亲试探地问大哥。

“是喽，我们萧家兄弟四人，没有一个读书的，满伢子长得机灵，应该让他去读书，也许日后会有些出息。”

读书，他向往已久。每每看到那些头戴瓜皮小帽的同龄小儿，蹦蹦跳跳地去学堂上课，他总要萌动读书的奢望，他知道那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够读得起的。他听老辈人说，只有读书才能做官，只有做官才能吃得饱穿得暖，过好日子。听到大哥同意让他去读书后，他只想好好读书，将来让母亲和哥哥姐姐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他每天要翻一座山梁，到天马山西麓的一家私塾读书。两年后，他又进了镇上一家洋学堂。

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不容易，而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更令他们倍加珍惜。萧玉成当时年纪虽小，但他十分懂



事，知道一家人含辛茹苦送自己上学，是把一家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识文断字上，日后好有出息。他读书很用功，就是课余时间上山砍柴，也忘不了带着书本，偷闲读书。村子里顽皮的孩童们送他了一个诨号——“书憨子”。1917年，萧玉成不负全家的重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沙有名的长郡中学，引起了全村的震惊。

他成了萧家世代第一个中学生。母亲为他高兴，哥哥姐姐们为他高兴，只有他心里始终揣着一本明细账，背后支持他的学业的，仍是一家人日复一日的辛劳和希望。

为了凑够学费，母亲将自己当年陪嫁的一枚金戒指——这是全家惟一值钱的东西——送进了当铺，他才能够把一套简单的行李，搬进长郡中学第25班的学生宿舍。长郡中学位于湘江东岸繁华的市镇中，离他的家乡只有一江之隔，路程并不远，加上水路也不过十几里路。但他除了寒暑假回家外，平日从不回去，为的是省下几枚渡江的铜板。他知道家中的困难，为了让他继续上学，哥哥们做工、打柴，姐姐们绣花，要赎回母亲的金戒指，并备下下年的学费。

但是，此时的他并不知道，长郡中学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赴苏留学

1919年，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长沙各学校相继发动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反帝爱国活动。长郡中学也组织了爱国社团，并发表了宣言。正当年少的萧玉成被帝国主义无端欺侮中华民族的恶劣行径所激愤，大叫一声“岂有此理！”挥拳猛击身侧的墙壁，鲜血顺着紧握的拳头流了下来。从此，萧玉成产生了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

1920年夏天，临近毕业，萧玉成和同窗好友任培国(任弼时)商量，想个法子也去留法勤工俭学，到国外去边工作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改造这不平等的社会。但是，他们的愿望却落空了，因为勤工俭学早已停派。正当萧玉成苦苦思索寻找着毕业出路时，任培国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我们到俄国去！”

原来，船山中学的校长外号“贺胡子”的贺明范等



人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打算送一批学生去修俄文，将来送到俄国学习。任培国老乡任岳答应去和“贺胡子”说说，给他们报上名。

萧玉成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这一天中午，两个朋友躺在吱吱作响的竹床上，你一言，我一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一切劳累和烦恼都被抛到脑后去了。

“还有半年多就要毕业了，如果去俄国，也许很快就会走，高中文凭可就拿不到了，不知家里会不会同意？”任培国沉吟道。“要是能去俄国学习，不要这高中毕业文凭也值得，你说呢？”萧玉成肯定地反问。“我是一定要去的，我宁愿不要这张文凭了。”任培国还在沉吟，萧玉成便又加重语气，补充了一句。任培国也下定了决心，说：“我也是，那我们就横下这条心，去！文凭不要了。”他们心中的天平此时完全倒向俄国。此时，去俄国学习的吸引力已远远超过了当时赖以谋生的学历文凭。

他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惟恐错过了机会，顶着烈日，又一次找到了任岳，任岳带他俩去见贺明范。贺校长看着这两个可爱而坚定的年轻人，很是赞赏，当即让他们填了简单的登记表，算是先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时，萧玉成并不知道，他们的举动已同湖南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一批知识分子有了联系，贺明范是以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而他们参加的俄罗斯研究会，实际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会正是遵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招收一批进步学生赴俄学习，以培养中国革命的骨干。



1919 年 11 月 26 日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的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萧玉成和任培国一起，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举办的一些演讲会，听毛泽东、何叔衡、



方维夏等人介绍俄罗斯革命的情况，同学们发表意见，互相讨论，畅所欲言，大家开始接受革命的启蒙。不久，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了首批赴上海专修俄文的人员名单，除了萧玉成和任培国以外，还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和陈启沃。就这样，时势把他们推上了英雄辈出的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从此萧玉成给自己取名萧劲光，任培国改名为任弼时。

萧劲光得到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启程的通知后，回到了家里向家人告别。“满伢子，俄国有多远？”母亲问，她实在舍不得小儿子。“不远，娘，俄国比去法国近多了，去法国要走三个月，去俄国半个月就够了。”这一二年来，长沙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蔚然成风，连偏远山乡的农民也知道。萧劲光便这样瞎说一遍，让母亲宽心。“俄国太平吗？”母亲还是不放心地问道。“太平，俄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在俄国，像我们这样做工种田的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没有人敢欺侮他们。”

萧劲光滔滔不绝，把这些日子听来的关于俄国革命后的社会情况一古脑地讲给母亲听，母亲不作声了。她知道儿子大了，不能总拴在身边，何况，儿子去了一定会比在中国更有出息的。于是，她默默地为儿子打点行装，缝缝补补，洗洗浆浆。那几夜，萧劲光都不知母亲什

么时候熄的灯，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只是在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对母亲、对家乡有着那样深的眷恋之情。

临行前，萧劲光郑重地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此一去迢迢万里，不知何时才能归来，母亲泪水涟涟。为了宽慰母亲，他努力抑制住了自己奔涌的感情没有掉一滴泪。但是，他永远忘不了母亲久久伫立在渡口的那单薄的身影，那被江风乱吹的花白头发。



1921 年 2 月任弼时（前右）、萧劲光（后右七）、胡士廉等 6 人赴俄前与与乡亲临别时留影



他和任弼时等 6 人，从长沙到岳阳，从岳阳登上江轮，沿长沙顺流而下，到吴淞码头再乘日本邮船去俄国。一路上，这一行人经受了大海的颠簸和西伯利亚的寒冷，闯过数道关卡，终于在 1921 年 6 月底到达莫斯科。

萧劲光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终于如愿以偿了。他成了以斯大林为名誉校长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中的一员，他的俄文名字叫查戈洛斯基。

那天，当萧劲光从苏联教官手中领来一套黄军衣、一件灰呢大衣、一条皮带和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船形士兵帽，全副武装起来时，他感到自己俨然是一个红军士兵了。

那一刻，他突然对做一个军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第一次学军事

莫斯科的冬天是寒冷的，冷得让人难以忍受。

而在革命刚刚胜利，百废待举的苏联，生活又是极其艰苦的，苦得只有留学生中的意志坚强者才能坚持下来。

就在萧劲光一行人来到苏联不久，他们中就有人因为生活过于艰苦而打退堂鼓。每天只有一两块面包，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来说，几口就吃下去了，身材



莫斯科骑兵进行冬季行军



魁梧的萧劲光经常饿得浑身发软，两眼直冒金花，连上楼梯的劲儿都没有，但他内心的信念却十分坚定。

在东方大学，他们过着红军士兵一样的生活。每天出过早操，吃过饭，就走进课堂，学俄文，学马克思和列宁等人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著作。当时以《晨报》记者的身份来莫斯科，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留下来的瞿秋白是他们的俄文翻译。

这年冬天，东方大学中国班建立了党支部。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成为他们留苏学生中的第一批党员。1922 年底，由彭述之、罗觉介绍，党支部批准萧劲光转党。从此，他的一切就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刚进东方大学时，出于一种朦胧的意识和羡慕的心情，萧劲光对做一个军人产生了浓厚兴趣，现在，他的理想越来越明确：苏联的十月革命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中国的革命也只能依靠枪杆子才能获得成功。他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军事家，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什么，于是，在学校的志向调查登记表上，他富有激情而郑重地填上了“ 军事 ”二字。

一年以后。萧劲光和任岳等四人真的被派送到莫斯科一所初级红军军官学校学习，成为我党最早涉足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